



詩經說約

7

□ 12
3510
4



門口12
號3510
卷4

聖

論

詩經說約卷之七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維德棗等州是其地也。

孔疏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胡而不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參訂

昭和二十九年五月六日寄
今田井十代

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或爽鳩氏之樂
 非君之所願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
 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勢故為司寇主盜賊
 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其人之名氏則未
 聞也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為
 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東
 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太
 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
 周周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而立為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堪君多難

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孫炎曰
 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
 與營丘一地也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
 封也世家又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
 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四
 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
 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
 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
 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
 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
 天全青州即今青州府齊州即今濟南府淄州今為淄川

縣淮州今為維縣隸州今為樂安州與德州並隸山東
 麟按魯詩世學太公年六十就文王之養九十二而佐武
 王克商蓋為文武成王三世之師成王七年之國二十一
 年薨壽百二十六歲丁公汲又作伋獻公哀公弟又作哀
 公子莊公購又作嚴公購襄公即齊人弑之而立其弟桓
 公小白者也續考又曰太公名尚而字尚父如召公名奭
 而字君奭周公名旦而字亦旦也史記齊世家呂尚是也
 乃又有吾先君太公望子之說謬甚蓋太公乃呂尚死後
 之謚以其為始封之君爾周之太王本號古公何吾先君
 太公之有且呂尚就西伯距太王之薨始百年安有豫望
 其來之理也見皆與余合而辨尤鑿

思賢妃也
 哀公荒淫
 怠慢故陳
 賢妃貞女
 夙夜警言戒
 相成之道
 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却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
 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
 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
 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
 敘其事而美之也
 麟按言古之賢妃朱子因孔疏言古之夫人語而釐之耳不知
 疏自主序思賢妃解而集傳云敘其事則古字可不用也通解
 曰就朱子解說故稱古之賢妃亦是曲為之說其實只當云時
 之賢妃耳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也

賦也東方明則月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以月光為東方明乃月見其似而以為真也如前章則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為真也

麟按集傳兩明字俱叶謨部反魯詩世學莫亡切

蟲飛覺其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且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

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侯君不

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六帖徐士彰曰不曰君之某於內而曰已之甘於同夢不曰以

君子故換我而只以已之故憎君其言溫厚和乎深可玩味

說通蠅擊月光皆極形容之詞非必以理也辨者謂鷄三號蠅

刺荒也哀
公好田獵
從禽獸而
無厭國人
化之遂成
風俗習於
田獵謂之

始交作又謂月出為日出傳寫之誤固哉其言詩也人將曉
則更倦而思睡蟲飛覺其甘甘寢之時也故云然
麟按集傳夢叶莫騰反魯詩世學音冥

鷄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今遭我乎徂之間兮茲驅從兩有兮揖我謂我儼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徂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有儼利也

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孔疏本司馬云太獸公之禽私之十月云言私其縱獻研于

公則有是太獸故言三歲曰有說文云有三歲豕有相及者本

又作研音同也

賢閑於馳

逐謂之好焉

言經訓 卷十 賢閑於馳

呂記猗山在齊之郊

嚴緝以子之便捷還然遭我於猗山之間我與子並行驅馬從逐兩獸子乃揖我謂我甚儼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黨以氣陵之之辭

麟按子之還謂我儼即交相譽朱子亦在大意看出輕利由於便捷本一串事我回服子之便捷以致獲禽而子反歸功於我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實自鳴其得意太段見風俗也此一國止載數詩意思是如此○集傳儼許全反

子之茂兮遭我乎猗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賦也茂美也

麟按好應茂臧應昌各可意會然亦俱主田獵說○集傳道叶

徒厚及好叶許厚反

子之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天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孔疏釋獸云狼牡獾牝狼

還三章章四句

侯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中而

賦也侯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纒懸瓊所謂統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雁御輪而先歸侯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侯已也

孔疏釋官云門屏之間為之守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詩經 卷十 猗猗

言經訓
卷之四
三
鞋間名字著與字音義同

呂記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未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疏義統備五色曰素曰青曰黃各舉一色而言也

通解尚訓加以瓊華而加於素之上也則所謂加非增益之云麟按集傳著叶直居反素叶孫祖反華叶芳無反○此與前篇一例作者皆不知其非而存之則可見風俗也○孔疏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為充耳非謂紉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

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也然集傳充耳以纁懸瑱所謂紉也

充耳兼瑱自是總名而纁紉解素非解充耳亦可免葛藤云○充耳以纁懸瑱所謂紉也本解充耳素乎而一句然不言素者素字不重亦兼下青黃為總釋也尚加也至瑱也方是解尚之○向充耳二字領頭以素而懸此瓊華之瑱文義相足二句實一句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大全廬陵李氏曰堂下至門謂之庭○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后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不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呂記堦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侯之也

木帖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

凡言瓊華瓊英瓊瑩瑋實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麟按集傳英亦叶於良反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麟按此因其所見以起興也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我之室亦

不謂事全不相因語全不相應疏義說非是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六帖室在寢內闥在門內來則在室去則在闥在闥將行也

說通日月皆曰東方昧爽而來初昏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認之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入刺其君與居無節

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

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

所而召之故也

麟按集傳明亦十謨郎反

○東方未曉，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賦也。晞明之始，竹也。令，歸令也。

麟按集傳，顛叶典因，反令平聲。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比也。折，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

之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

敢。我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

則失之莫也。

孔疏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

釋言之。孫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

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園也。大宰九職，一曰園圃毓草木。

木，注云：樹果。蒧，曰圃。因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

故其外列藩籬以為樊。

嚴緝曹氏曰：瞿瞿，左右視也。

麟按：此章語意頗似反興。然折柳樊圃四字，無矧應，故雖下以

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比晨夜之限，一句也。故謂之比不夙

則莫，專謂夙也。兼莫，大概之辭。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

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

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

山有孤。以此。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大全安成劉氏曰。桓公名軌。一名心。惠公庶子。

說通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人矚目也。

麟按集傳。懷亦叶胡威反。與懷哉懷哉叶。曷月子還歸哉。司

葛屨五兩。冠綫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綫。冠上飾也。屨。必兩。綫。必雙。物各有偶。不可亂

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從。相從也。

呂記呂氏曰。屨與屨為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綫之雙。亦自

為耦。襄公文姜。非其耦也。

大金廬陵羅氏曰。復下曰鳥禪。下曰屨。謂底。

麟按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內亦有葛屨。七冠禮。屨夏用

葛。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詩。疎。又云。夏白之有葛屨。特為便於

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於周禮注及

志。言朝祭履鳥。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綫。說文云。系冠

纓也。內則云。子事父母。冠綫纓。王藻云。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

有事。然後綫。木帛不綫。玄冠。紕。纒。自魯桓公始也。禮書云。冠系

有纓。其垂有綫。喪冠不綫。則凡吉冠皆綫矣。皆見名物疏。又按

禮書。一組繫於左筭。遶頤而上。屬於右筭。垂餘以為飾。謂之紕。

二組屬於筭。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纒。餘謂之纒。集傳。雙叶所終

反。則今古詩。東冬通用。三江轉。用義亦然也。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

鞠止

與也。藝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故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毛傳：衡，滅之。從，滅之。種之，然後得麻。

釋文：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縱。

孔疏：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擊摩之也。

嚴緝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得良由功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齒，蓋古法也。

疏義：此見治事各有其理，故用語語相呼而為興。

說通：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告父母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麟按：上章父母之命，此章媒妁之言，皆言取之以其正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繹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穀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孔疏公羊傳云夫人謬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馬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幾知素與通者以奸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也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搯其脇公死於車搯與拉音義同箋言搯殺者說文云搯提也何休云幹脇拉折聲正謂手提其脇而折粹然為擊箋指言殺狀故言搯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重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元年經書

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暮而小祥公憂患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及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末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于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君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

同於賈服至二十年乃歸也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怵怵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騫騫張王之意怵

怵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

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不而務天忽

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怵怵

比也桀桀猶騫騫也怵怵猶怵怵也

婉兮孌兮總角非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非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

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躡

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

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躡等而

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麟按小之可大邇之可遠集傳始上兩章頗自作針線○載弁

通作戴弁非

甫田三章章四句

麟按全篇皆比此又一格與小雅鶴鳴相似○齊俗急功

利喜夸詐之藥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孔疏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

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連山三越岡，五是盧為田犬也。通解美與仁俱當自田獵上言，美即便捷輕利之云也。仁與叔于田之仁字同。

六帖盧黑色也。

麟按魯詩世學亦云盧與旅同益獵犬之黑色者。

○盧重環其人美且鬣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鬣鬚鬣好貌

○盧重鉤其人美且思

賦也鉤一環貫二也思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通用耳

六全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譏華元曰于思于

思桑甫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

六帖鬣思要見武勇意

盧令三章章二句

啟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啟壞筍容也魴鰈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啟筍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歸齊而從之

者衆也

孔疏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于思問曰如

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鰈

則吞矣是鰈為天魚也

大全筍說文曰曲竹浦魚

麟按集傳鰈叶古倫反。○馮嗣宗曰按毛以鰈為大魚次章釋
 魴鯁亦云大魚則鰈特魴鯁之類耳非必大至於盈軍也盈軍
 即鰈之尤大者如今鯁亦有小有天鄭氏蓋以盈軍之魚必非
 苟之可制故以魚子易之殊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苟
 邪○下二句重其從故又是一意

○鰈在梁其魚魴鯁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鯁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鯁如雨亦多也

大全埤雅云鯁性旅行故其字從與亦謂之鯁也

○鰈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人之貌如水亦多也

毛傳唯唯出入不制

鰈第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
 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大全杜氏曰禚齊地祝丘魯地○杜夷胡氏曰此君相見
 享於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曰
 會曰享猶為之名也如齊師羞惡之心凶矣又曰防魯地
 魯齊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春秋莊公十五
 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魯二十年夫人姜
 氏如莒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
 生猶防水之防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

許穆夫人思言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然以寧其已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况如官乎婦人後之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小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以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殺又次如齊又再如晉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說通或曰趙氏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不能也先儒崔銑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勇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藉

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失之秋何有於子之廢故得獲圍邴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并殺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為在公者痛父復仇號泣於王求助於與國明大義於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子犯石碻之臣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

麟按如仲是說則做為大魚之解尤信然莊公雖不幸遭此其罪終無以自解免矣○其趙氏僕從云云見後荷嗟章下

載驅薄薄章第朱鄒魯道有薄齊子發文賦也薄薄疾驅聲簞方文席也第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鞞獸皮

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又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車而來會襄公也。

孔疏斯于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也。車之蔽曰第。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釋詁云與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第。李巡曰與革前謂與前以革為車飾。曰鞞。第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鞞以革鞞車軌也。第以革鞞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樂。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鞞。鞞名之曰樂。樂止也。孫炎曰樂以鞞為車飾也。郭璞曰蔽以鞞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鞞。故此說車飾云鞞第朱鞞也。彼文章飾後戶謂之蔽。則第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第。第蔽為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

同。飾後戶俱為車之蔽塞。

駉按疾驅發夕如急事然形容之妙夕集傳叶祥倫反革前曰鞞音痕通作鞞誤也。

四驪濟濟垂轡滿滿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滿滿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毛傳四驪言物色盛也。

孔疏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

通解豈弟本為盛德之稱。此云爾者美惡不嫌同辭也。

麟按只與局脊不安相對。

汶水湯湯行人鼙鼓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西魯北二國之竟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
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嚴緝曹氏曰汶水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
安丘入淮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
說閔子騫曰則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為在齊南魯
北在汶上者欲如齊也按琅邪泰山二郡皆齊地所有則汶水
在齊境矣

通解汶水出弗其山流合於濟乃自魯來齊之路也

汶水滔滔行人漣漣魯道有蕩齊子遊教

賦也滔滔流貌漣漣衆貌遊教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大全壘山謝氏曰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教文姜之情態歡

欣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於此詩矣詩人

鋪敘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荷嗟昌兮頌而長兮柳兮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

賦也荷嗟歎詞昌盛也頌長貌柳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

也踰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伎藝之美如

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嚴緝疏曰曲禮注曰行而張足曰趨則趨疾行也傳曰踰巧趨

貌

通解此章昌訓盛已備下文威儀伎藝之美蓋以次章名字互
看知之此句是綱領也頌而長四句威儀之盛末句伎藝之盛

言其威儀
伎藝之可
也

則壯公誠
非齊侯之
子矣
六止之誤

下可類推

倚嗟名兮美自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張我甥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成儀之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義既成
言其終事而禮無遺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
射之者也太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張誠
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
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
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
侯之子矣

太全孔氏曰射皆三番而止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能中
又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其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

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
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
畫為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
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三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
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綵方一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
內志正則能中亦身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身之楨點者射
難中以中為後故取名○周禮梓人有皮侯朱侯獸侯天子太
皐用皮侯賓射用朱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
似鳥之棲故曰棲鵠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
注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

通解此章亦首句為綱末句又總上威儀伎藝而言之

麟○按○通○詩○皆○贊○辭○但○章○首○各○以○猗○嗟○起○手○而○舍○諷○無○限○矣○展○甥○句○亦○贊○辭○如○後○人○宅○相○之○說○不○必○謂○又○有○微○刺○也○明○非○齊○侯○之○子○集○傳○頗○本○小○序○而○徐○文○定○以○揚○摩○譏○之○然○同○非○吾○子○齊○侯○之○子○魯○桓○嘗○自○言○之○矣○則○此○處○雖○非○所○急○而○亦○未○必○遂○無○其○理○姑○兩○存○之○
一○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韻

猗○嗟○嗟○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者○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眾○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筆○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醜○錄○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太○夫○魯○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見左傳莊公十年

大○全○鄭○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四○矢○象○有○事○於○四○方

通○解○變○兮○變○字○亦○做○各○字○例○與○婉○變○之○變○不○公

麟○按○集○傳○反○叶○亨○絢○反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父○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

嘆再三則莊公听天闕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音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折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陘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鄭譜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禹不服而致美乎黻冕且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譜亦玄著下同

孔疏地理志云河東郡有河杜縣詩魏國也晉獻公滅之封大夫畢萬皇甫謐云舜所管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於陽城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太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丕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居其墟也雷首在蒲坂南折城在漢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

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誰

呂記水經注故魏國城南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晉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閒土地迫隘

疏義魏詩為晉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以非晉事

大全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說通詩故曰魏詩皆未滅時作

麟披魯詩世學畢公高文王庶子武王弟也初封畢伯成王進為魏侯十餘世晉侯詭諸滅之畢萬降於晉為大夫

得食邑於魏畢萬生犍犍生魏武子錡錡生魏悼子呂相相生魏莊子絳絳生魏羸羸生魏獻子舒舒生魏襄子曼

多曼多生魏桓子駒駒生斯斯請周威烈王命為魏文侯而與趙籍韓虔廢晉靖公為家人文侯之子則魏武侯擊擊之子則梁惠王榮也其後又六傳而至魏王假為秦所滅蓋自畢公國於今解州之地至畢萬復邑於此呂相徙次霍魏舒分晉十縣斯城少梁滅晉擊城安邑榮徙大梁故參灌大梁虜假詩魏風則畢公以後畢萬以前解州之地也可謂聞所未聞但世次則據子洽通略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子犍犍生悼子壽餘厨武子錡穎壽餘生莊子絳絳生羸羸生獻子舒舒生簡子承承生襄子曼多曼多生桓子豹錡生呂宣子相穎生冷沐文子頡也又參差不同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袿之好入服之。興也。糾糾縹縹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慘慘猶織織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袿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陝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袿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文所作。

通解此章首四句截儉嗇而褊急不必分。蓋此詩本為刺褊急褊急却自儉嗇中來也。要袿另意不可只就上文所縫之裳言。六帖唐人論詩有隱字體謂可以履霜之上隱下字其說非也。可以履霜者本是不可履霜而今却用以履霜一似可以履霜者然此言與宜岸空獄一例意旨殊佳。若作隱字格則淡然。

無復義趣。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古詩黃鳥不戀枝。此則不字上似有豈字。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此則知字上似有不字。謂之隱字亦無不可。然尋其語氣頗似詰問之意。會得此意當知此字不字亦不消得。故曰古人文字圓滿具足。後人補綴皆畫蛇添足也。○黃葵峰曰此詩乃詩人詠以多刺亦非女子所作。麟按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本毛傳也。乃孔疏又謂無舅姑者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質明質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助祭。然後成婦。則云廟見者安知不即指助祭。亦不以有舅姑與否為別。○又使遂服皆畫出褊急之意。服集傳蒲北友與袿升。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揅所以摘
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
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矣中本非惡
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
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澗澗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
意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溼之地

莫菜也似柎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
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
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
似貴人也

孔疏沮洳潤澤之處莫莖大如著赤節一葉其味酢而滑始
生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
汾之間謂之莫

蘇傳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
疏義此以兩彼字相呼為興後兩句轉其語而譏之
麟按以無度反始則言采其莫自謂其多隨取而足之意也無
度通解云有猷有為多才多藝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
 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孔疏公路公行正是一官變文以韻句耳此公路公行諸侯之
 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戎車之倅周
 禮六官皆無公路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禮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扁鵲姓秦名越人見垣一方者索隱曰方猶
 邊也言能隔牆見彼人也
 通解如英如玉當自著於外者言之
 麟按集傳英亦叶於良反如英如玉聚商則主容貌言也○英
 每叶於良者疑從章央聲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蕢水鳥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
 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
 鄭箋公族主君同姓昭穆
 麟按名物疏國語棠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禮文敏
 鷹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
 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諭之使鎮靜者修之
 左傳孫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卿之適子亦屬公族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酸心之憂矣我歌且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穀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散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是矣。而予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孔疏。謠。孫炎曰。聲消搖也。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樂曰歌。樂即琴瑟。行幸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為總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

麟按。園有桃。則取其實而散之。心有憂則我歌且謠之。大段是

以事理之必至。為興。不必深求也。又歌而且謠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自此以下。每二句為一轉。既訖。已之難懷。亦望人之有悟。沈曰。情詞慘惻。哀世之風。黃曰。園小無政。意寓言表。皆云當矣。集傳哉。將黎。反與其之思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園。彼久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園。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大全。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東為棗。並東為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本草注。棘有赤白二種。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莖實俱似棗也。

麟按馮嗣宗亦曰毛傳棘棗也此指檳棘而言豳風八月剝棗乃是本草之大棗非此傳所云棗也然棘實而以為食心憂而以行國亦取借以發端不重辨其種之美惡因極縱恣如言枉行不羈之謂

園有桃三章章十二句

大全疊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羣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為扶顛持危之謀者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

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大帖我愈以為憂彼愈以為是而以我為非哀世之人情大抵不越此二端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迹也若以憂者為是便能警悟圖迴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乎

麟按詩可以觀則此三條亦各有使人惕然深省處

陸彼姑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姑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

無為人所獲也

毛傳旃之也

麟按魯詩世學云。帖父為韻。子與已止為韻。下季與寐棄為韻。弟與偕死為韻。確甚此六帖所不到。借集傳叶舉里反。魯詩世學音紀也。念祝集傳雖作兩層。然父曰二字實貫至末。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岵。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麟按下文兄不行而弟行。故知此詩是季作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來無死

賦也。山有草木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大全永嘉陳氏曰。岵也。岵也。岡也。皆山之高处。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

麟按集傳兄叶虛王反。

陟岵三章章六句

疏義觀陟岵而魏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麟按知此。前篇所云無政亦概見矣。嗟乎。時使薄斂。是何

千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詩經

卷七

七

歸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洋求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嚴緝十畝詩人情性之言，特其言之，未必盡拘名教。○帖徐士彰曰：桑者，只是老農老圃之謂，不論其為植桑、采桑也。

○十畝之外，分桑者，泄泄，分行與子遊也。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迂，往也。

麟按集傳外叶五陸反。十畝，下問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不穫，不穫，胡取禾三

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于，屋也。漣，風行水成文也。漪，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猶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倚，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廬，亦獵也。貍，貉屬，素空餐食也。○詩人言有入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廩，志蓋如此。

鄭箋：久獵曰狩，宵田曰獵。

孔疏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惟種之也湯誓曰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釋天云冬獵為獸宵田為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獠也今之夜獵載鑪烙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獠管子曰獠獵畢是獠為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其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侯云秦伯出狩駟職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嚴緝曹氏曰四柱檀車憚憚檀木堅韌故伐之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

疏義前三句述其事中四句推其志後二句贊其人輯錄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今豫章城內有孺子亭世皆景慕焉由其厲志守義而然也大全廬陵曹氏曰天下之事固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六帖此君子只是先事後食介石自守之士伐檀亦是借用事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真伐檀也實之河干是言為其事無其功耳時文不稼不穡中尚云不改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為輪輿者流也豈非矮人觀場○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乏稼穡而不得禾也吾其之若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即有之不顧也○五不

生經

卷之四

六

經集

字見勵志。○許氏曰此詩吟吼得來見此人何等志節此等詩
 尋繹他意却有起懈激會之趣至於窮餓如此而不變方是不
 素餐不素餐不必更推深一層乎此便是○孔叢子曰吾於伐
 檀見君子先事後食也○別翹曰胡取胡可取也胡瞻胡可瞻

也
 麟校稼穡亦實字也此以實字為虛字○馮嗣宗曰按禾即統
 糲二稻也○三百廬似言廬中之禾有三百之數然亦只大概
 說○魯詩世學云貉似狐善睡爾雅云貉子貉疏辨似狐其子
 名獬貉貉同也

○坎坎伐輻兮冥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
 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禾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

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
 孔疏若三百億為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
 也謂刈禾之把數聘禮注云秉謂刈禾盈把是也獸三歲曰特
 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

嚴緝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

麟按集傳輻叶筆力反○馮嗣宗云爾雅永生三縱二節一特
 按毛云獸三歲曰特先鄭亦云當有所出然考爾雅有永生一
 特之文則此特應謂豕耳上下章豕豕皆專指一物不應此章
 乃此言獸竊謂宜從爾雅最是但云當有出而不知何書者是
 乳非鄭馮亦偶誤也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困，圓倉也。鷄，鷄屬，熟食曰煇。

孔疏：月令：修困倉方者為倉，故圓者為困。說文云：煇，水澆飯也。麟被三百困，似亦言困中之禾有三百，又不必以秉把為狗。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食殘之政，故記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此詩者婦人之作也。含魏侯云。

增釋樂土樂土，意望料想之辭。

六帖：此詩託言之比。與各處不同。蓋為尊者諱，故寓意於鼠。不必補出正意。下段亦不必言鼠，亦不必言人，只順文說為是。

愚按：魯詩世學，貫俗作慣。顧叶音古。集傳果五反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通解：直，訓宜者，久抑於此，得伸於彼，與之相宜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

則無復有^其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章一百二十八句

六帖疏義曰魏國土地削小儉嗇福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朝人民思去其國主下離心不亡何待故載碩鼠於國風之末以見見於晉之由

詩經說約卷之七

詩經說約卷之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態楊 彞參訂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變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鄭譜唐者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
 改為晉侯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
 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發禮以救艱厄其流
 乃被於今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孔疏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
 以此封君史佚因言請擇曰立封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
 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地理
 志云唐有晉水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
 也世家又云唐姓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
 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
 此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宣白白生僖侯司徒司徒生

獻侯籍籍生穆侯費主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
 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
 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蓋相傳為然穆侯卒弟瑒叔
 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卒
 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七年為大臣蒲父所
 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郤立六年
 當晉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
 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
 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
 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
 立二十六年卒

嚴緝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

大全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
小人儉嗇○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
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
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
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
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
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有晉又以
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
○太原府即今太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
西

麟按魯詩世學引章貢李氏云成王五年殘奄滅唐九年
封叔虞為唐侯然成王年十三嗣位則九年年二十一矣
當無削桐之戲通鑑又云封唐事在成王五年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
樂無業良士瞿瞿

此詩者晉
侯之臣下
取夏者作也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
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
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
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
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
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

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也。蓋其民思之。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孔疏李巡曰。菴一名蟋蟀。蟋蟀蜻蛉也。郭璞曰。今蟋蟀也。陸璣疏云。楚人謂之。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醎在戶。采醎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九月歲末為暮。而言暮者。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

二事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

疏義却顧顧其後也。蟋蟀至其除。言不可不樂。以此無已。至其居言不可過於為樂。如此好樂。至瞿瞿言善於為樂。如此。

通解憂深思遠。方樂遽戒。朱子推此詩人之意耳。語氣只轉折相承。說去職思其居。但就農說。不干狩獵蠶桑事。注內終歲勞苦句。可見好樂無業。只是承上句說來。職訓主也。謂我之所至也。益能思其職之所居。則樂自不至於過矣。注內使字。勿作用。力說不甚重。良士句。不可作法。賢亦不可作法。古只是如良士耳。瞿瞿不在。覆上說。只泛言一箇長慮底人。

麟按集傳居叶音據字彙音句。鵲巢與御叶易雜卦傳與著叶俱同。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好樂無荒良士嘏嘏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
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
之也嘏嘏動而敏於事也

疏義動中動動之義

通解嘏嘏只是勤力之人不必專以農言

麟按說通外注餘也是居中之雜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
類皆是舊說作水旱疾疫則是憂矣此與神恭同解固妙然通
解六帖並云既云思慮之所不及豈可又指實而言尤高集
傳邁叶力制反外亦叶五陸反今韻書外在九泰本與贈嘏允

沛等為叶邁字彙音利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士皆休矣怕過也休休安閑之貌
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鄭箋役車休農之畢無事也

孔疏庶人乘役車春官巾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
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
也酒誥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
亦行而云休者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
不行也

嚴緝既思內事又思外事內外無遺慮矣然憂患之來又有出於非常者亦不可不思慮也

講意各未句俱與職思句相應說職思其居內已有瞿瞿意瞿瞿內亦有思居意注云顧念與却顧正是相應字義職思其外便見得敏於事矣不可以驟蹶單屬行而職思句單屬思也思中亦有行行中亦有思意末節玩注中所以字則思憂內便有妄意而休休內亦有思憂者存須各如此相應看

麟按集傳怕叶佗侯反字彙音偷名物疏庶人以為役為事故名車為後車禮書云後車牛車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大全龜山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

可謂有禮矣○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

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太康

山有樞隈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莖也今刺榆也榆白粉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隈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盛矣

麟按大全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隈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疏義亦曰

此亦有字相呼為興然然集傳三則字即此詩直興到底與作
處不同聚岡曰以山隰之所與入不可不樂其所語意方
完也○榆之類凡十餘種樞為刺榆則榆正總名也釋木云榆
白粉孫炎曰榆白者名粉榆亦榆之一種陸璣釋榆云白粉也
而集傳因之此讀爾雅不熟爾嚴緝曰漢文帝賢衣不曳也曳
婁優游娛適之意孔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也廣韻注
曰曳牽也又引也而字彙於婁亦云又陵如切音問章也故朱
子從毛傳曰婁亦曳補傳乃曰婁者曳而至於樂壞也看作襍
裂之襍亦為穿鑿○六帖曰前篇以職業為憂此篇以死也為
憂故曰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然方生而遽以死為憂其憂豈
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日過一日之意其意豈

不愈盛乎說通曰蟋蟀之氣象固局促而山樞之情旨亦悲涼
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頗感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
長也
山有栲櫟有榘子有廷內弗洒弗歸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
死矣他人是保
興也栲山栲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扭櫟也葉似杏而尖白色
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通解廷內為樂之所也鍾鼓為樂之具也
講意洒埽有延接宴飲意小雅云於祭洒埽陳饋八簋
麟按榘魯詩世學云叶女了反似捷集傳即欲驅一詩以就女
九頗多事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死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通解何不二字貫下三句說要與上文八箇弗字例看，句作疑詞。

六帖二且字可味有姑勿掛念及時行樂之意。

麟按集傳人多憂數句坦叔頗駭之，然亦不必拘，或只略去人多憂則覺日短二句，但說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亦自無不可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六帖顧太韶曰：此詩不可太說得高曠，恐似晉以後人語。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此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此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於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孔疏：封沃者，使專有之，別為沃國，不復屬晉。桓二年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于敵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字也。嘉耦曰妃，怨耦曰死，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火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釋器云：黼領謂之褱，孫炎曰：繡刺黼支以褱領，是褱為領也。邾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備禮也。大夫服之則為褱，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絲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褱，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

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袂，尺注云：中衣繼袂，揆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為之，則中衣亦用布矣。而深衣目錄云：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注云：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蘇傳素衣，中衣也。褱，繡領也。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領以黼，繡。疏義：鄙晉之衰，喜沃之盛，則人心有沃而無晉矣。

大全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為衣。是以絲為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慶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蕪。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通解素衣云云。如一旦以黃袍加身之意。然觀注。欲以是未。然事以是從之。冀其免禍。而無危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此也。朱繡。即朱襟也。鵠。曲沃邑也。孔疏。晉封桓叔。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麟按。集傳。繡。叶先妙反。鵠。叶居號反。憂。叶一笑反。○魯詩。世學云。鵠。沃中邑。成師之宮也。則不知何據。○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此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嚴緝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

詩經卷之四 國風 豳風 七月 賦 豳風 七月 賦 豳風 七月 賦

楊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麟按潘父既弑昭侯迎成師晉人誅潘父逐成師而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則當時云將叛而歸者亦潘父以下一二脅從亡賴之徒不必遂通國也觀其曰聞命而不敢告人亦可概見矣其後成師之子緡又弑孝侯國人立孝侯之子鄰是為鄂侯鄰子先立是為哀侯緡之子偃又弑哀侯及哀侯之子小子侯與哀侯之弟緡蓋三世而弑五君曲沃之罪真通於天而鄂侯之立亦自擁戴即眾不附沃久而彌斷也曹氏曰自桓叔封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年以其勢已成雖周天子且無如焉何責於其民矣此詩不必從序曰刺昭公然作國人語若以美桓叔又不

可也。大段載此即見晉勢已失而桓方威民情大可慮耳。詩緡於椒聊云此詩言桓叔之疆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兩篇意略同云。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興而此也椒樹似菜菔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明此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嚴緡李氏曰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彊也錢氏曰木枝之新長曰條。六帖碩大言其威靈氣勢。

椒聊之實蕃衍盈剝。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興。而比也。兩手曰剝。篤厚也。

通解如篤公劉之篤。

六帖氣勢深厚鞏固之意。

麟按陸農師云兩剝為升。然呂氏云二升為剝。廣雅又云一升為剝。未知孰是。呂記范氏曰盈剝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特精。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網繆東新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興也。網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

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天之詞曰方網繆以東新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呂記孔氏曰網繆是東新之狀。故云猶纏綿也。

嚴緝二十八宿半隱半見。故以始見東方為在天。嫁娶用仲春。

三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

疏義彼為偶然而見此則其所幸而見也。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託言此事。而以其所見者為興。為失時而後遂願。故喜不自勝如此也。

通解子兮指自己言。故曰自慶。奈此良人何。猶唐詩云東方未明奈樂何也。

不帖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然似夢之意

麟按集傳天亦鐵因反與又叶與黍離一例

綢繆東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

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

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麟按集傳芻叶側九反隅叶語口反逅叶很口反字彙芻音帚

菱草又刈草也說文包束草之形隅音偶名物疏云爾雅矜

謂之芻祭統王執芻注業也

綢繆東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樂者子兮子兮如此樂者

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樂美也此

為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為祭一妻二妾也

麟按集傳者叶章與反魯詩世學諸與切

綢繆三章章六句

大全三山李氏曰淫泆之禍生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婚

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扶之杜有葉潛潛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

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興也扶特也杜赤棠也潛潛威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

也此輔飲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

言杖然之杜其葉猶潛潛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

知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閱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嚴緝王氏曰滑潤澤也○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特生之杜其葉滑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蔭而葉猶足以庇其本根道路獨行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杖杜之不如也

說通豈無他人二句只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疎薄恐礙下文曰胡不比焉胡不飲焉詞旨重複告哀之詞也
麟按此反興也至第三句止以兩句興一詞又一體也杖字煜獨字似正而滑滑煜踽踽則反故注以猶字則字別之○集傳

扶雨反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畏畏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畏畏無所依貌嚴緝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麟按集傳姓叶桑經反

杖杜二章章九句

六帖詩有二章以後後半截與首章辭句相同者然多在轉韻之後如將仲子兮漆與洧有杖之杜之類是也不然則每章一韻者如綢繆碩鼠之類是也有首章不轉韻次章以後用其語而仍復轉韻者此篇及采芣之類是也

麟按言此者文定蓋以首章杜潛瑀父比飲為一韻也麟
初意只疑比飲二句自為一韻如椒聊之例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故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祛也居居未詳

孔疏王藻說深衣之制云袂可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又

曰袂尺二寸注云袂口也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以

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為袂故以為祛袂也

裘身為本裘袂為末

麟按此詩集傳既無定說則必以古注為主通解引朱子舊注

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指之曰彼服是羔裘豹飾之入

理亦從刺無美之之意也且居居究究主於非美則豈無處方

可作轉一順即無力耳嚴曰自從也舊以為用今不從居居教

很而無相親之意末二句當云非無他人可以往歸以子故舊

不忍去耳較之北風攜手碩鼠樂國亦信此風猶為厚也○集

傳祛居故三字各為二友以故叶攻乎似捷然祛叶起據以就

故字遵大路已見之矣且居居叶御則似倨傲之倨更與注疏

理合毛曰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意鄭曰居居然有悖惡之心

不恤我之疾苦俱似說他倨傲自訓從者猶俗云從我面上如

此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好

賦也裘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嚴緝究究猶察察也爾從我眾人究究然苛察

六帖當是米鹽瑣屑不能寬大之意
麟按集傳好叶呼候反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肅肅鵝羽集于苞柳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
駭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鵝鳥名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業生也柳
柞櫟也其子為阜斗殼可以深皂者是也盬不改緻也蓺樹植
持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鵝之性不樹
止而今乃飛集於苞柳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
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

乎

孔疏鵝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

蘇傳性不木止猶人之不安於征役也

麟按此詩諸家解家皆滌蓋只過信集傳而不得耕田以供子
職也一而字遂謂比意呼應直至及母何怙而止而不知其實
誤也六義有比皆與下文不相相應但寓正指於寄託之中以
後另自起論如此詩起云肅肅然之鵝羽而乃集于苞柳正是
說不便勞苦之人而乃久從征役不煩更舉者下却另言因
此遂致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但取承上而不取應上故判首二
句為比如六帖說正是興矣而又曰似興非興謂之明比豈其
然乎通解云此比比頭而不比尾又是一例更為可笑今願說

者但於此意先從集傳久從征後讀住不一氣滾到不得耕田云云則思已過半無他法也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至事靡盬不能執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此也極已也

呂記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鴉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此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梁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呂記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麟按說文曰鴉性羣居如雁自然有行列

鴉羽三章章七句

大全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後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

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蓋當

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計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僭

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知。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嚴緝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是為鄂侯。比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

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於天子。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璽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憂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人守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或公者。命三家矣。嗚呼。王者代天爵人。而賄以行之。君子是以知周之不復振也。司馬溫公論三家之事。以為晉大夫暴蔑其君。割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是區區之名分

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君臣之禮既壞，將使生民之類糜滅，幾盡。遂特著以為通鑑之首，愚於武公亦云。

輯錄春官典命及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

七游，樊纓七就，貳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詳說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為美之失其旨矣。且武公弑君

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樂人於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

之甚重，則分薄賦餽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於刑戮，是乃

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

辯說朱子辯論詩序得失作也。附大全下同。

通解武公并晉傳至文公始霸，厲公後國衰。又六傳為韓魏趙三大夫分其地。王氏應麟曰：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疏義繅六就冕六旒服則五章與子男等。大全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

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麟按荆公此言嗣宗以為未詳所出，恐是臆說，或只變文吐韻。

如良馬五之六之之例而不必有其理但彼增此減則各有義存耳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嗔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左東也嗔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
故言此林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
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
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
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麟按晉國亦仕國也寡弱謙詞本非實說曷飲食之有不可冀
望之意正好之深也六帖好與食叶頗不得其解魯詩世學云

好叶何計功稍近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嗔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有林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蔕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蔕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蔕生而蔓
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
此乎

麟按此反興也誰與獨處似二字成句然作一氣下二章同集
傳野叶上與反

葛生蒙棘。蔭蔓于城。子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城。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祭弓。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祭。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夏日。冬夜。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

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

此者。婦人專上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

麟按集傳。夜。叶羊茹。反。居。叶姬柳。反。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金瓶。苟亦無信。人

之為言。胡得馬。

此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

子欲采芣。於首陽之巔。子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

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

所得而詭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太全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

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

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

此詩者獻

公信讒者

遠賢人賢

人已之身

伯夷叔齊

二比而作也

首山王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

通解簡分曰隰有苓埤雅曰苓生於隰

六帖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俱不鈔斥其事始指一物言之人

之為言上不必補出正意承采苓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苓凡

託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彼即言此也

麟按未可遽以為信就入言言之也無遠以為然就聽言言之

也亦在四句截住方不重疊○未可遽以為信高其言之不足

信也只看未可二字賦采苓者本不為采苓故又屬比也埤雅

又曰苓即今甘草喜生下澤集傳巔叶與因反信叶斯人反○

未可論理無遠論事故當有別○胡得焉集傳曰造言者無所

得是有方語○一統志云首陽山在山西平陽府蒲州東南三

十里正是晉地

采芣采芣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芣芣菓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大全埤雅曰許生於圃

采芣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一篇二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
 承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滴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太
 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所渭之間馬大繁
 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
 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
 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
 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
 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宣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
 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孔疏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翳

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如本紀言則益又名太費太費
 之父名大業列女傳曰臯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
 臯子臯陶之子伯益也然則臯陶大業一人也本紀又云
 太費生子二人一曰太廉實鳥谷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
 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曹昌當夏桀之時
 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
 使為御而妻之自大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
 同故嬴姓名顯遂為諸侯其女孫曰中滴在西戎保西垂
 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
 事紂惡來有子曰女妨女妨生旁皋旁皋生大几大几生
 太維太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太丘

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
王欲以為大雒適嗣中侯之女為大雒之妻生子成為適
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王今其後世
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復使續嬴氏祀號
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大雒適者是孝王使養馬
封之事也本紀又云秦嬴生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立三
年卒生秦仲是仲為非子曾孫也又云秦仲立三年周厲
王無道西戎滅大丘大雒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
大夫誅西戎是宣王又命作大夫也本紀稱秦仲生莊公
公莊公生襄公又云犬戎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王甚有
功周變戎難東徙維維邕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

為諸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
侯通使聘享之禮是平王之初救周賜地之事也襄公始
為諸侯莊公已稱公者蓋追謚之也地理志云初維邕與
宗周通封畿東高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則周之
二都相接為畿其地東西橫長西都方八百里也本紀云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戈
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如本紀之言則襄公所得自
岐以西如以鄭言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
言與本紀異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
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是德公為襄公玄孫也德公
立二年卒于宣公立十二年卒弟成公立四年卒弟狄公

詩經卷八 國風 卷八 國風 卷八 國風

任好立三十九年卒子榮代立是為康公

呂記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
要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
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
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鐵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
事

大金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
興平縣並隸陝西○豐城朱氏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
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於西戎
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讐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
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讐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

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轍可以不東
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
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主之地也不
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
官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
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
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
地已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
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自踐之志則必不若是忍矣故
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不報棄先王之土地
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陳先王之典章

此詩者美
秦仲而刺
秦仲之詩也

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
興不待他自而其能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君子指秦君
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
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釋文寺如字又音侍本亦作侍字寺人查入令韓詩作伶云使
伶

孔疏車有副貳明非一車故以鄰鄰為衆車之聲車既衆多則
馬亦多矣故於馬見其毛色而已不復言衆多也令人曰的白
也顛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蘇傳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麟按集傳顛叶典因反魯詩世學丁因切

○阪有漆隈有栗既見君子廷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董

興也八十曰耄○阪則有漆矣隈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廷坐

鼓瑟矣夫今不樂則逝者其董矣

毛傳阪者曰阪下濕曰隈

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
董悲歌慷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為秦者亦以此

嚴緝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月乃越高處
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既見君子則與之燕飲相
樂並坐而鼓瑟曰今者若不為樂則自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

詩經說約

卷八 國風

秦仲

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彊毅果敢之氣勇於有為已有安能邑邑以待數十年之意矣

大全頌漢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矣字多得興意

麟按如劉說固足周旋集傳若又一體然以漆栗興鼓瑟畢竟實字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乎下未安○羣集傳叶地

一反魯詩世學提吉切○本帖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遊者其亡興也簧箏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嚴緝錢氏曰亡死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嚴緝秦反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賦也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轡各兩轡而駟馬兩轡約之於缺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繼按六轡在手今解只照集傳作制度說頗無力氣據孔疏則云御人執其木轡在手而已不煩控制是馬之良也詩緝則云馬之有轡所以制馬出入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是聽是御之良也俱似駟驥馬兩轡約之於缺言

駢馬之兩內轡也詳見小戎狩集傳叶始九反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

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

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

所謂逐禽左者為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捨技無不獲者

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六帖次章是一串意而各二句又自相連各一句又自有意宜

圓活者

麟按疏義本春秋獻鹿豕之下之類之上有羣獸二字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徐歌駘

賦也甲事已畢故遊於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

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乘由則鸞在銜

和在軾也徐歌瑤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狁短喙曰歌駘以車載犬

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疏義驅逆之逆迎也謂與禽遇也騎擁田犬騎去聲擁抱也言

騎馬之久抱田犬也

○六帖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俱見從容整暇之意宜疊疊說

去細玩本文自見○太氏說詩固要析肌分理但其條理肌絡

頗與他書不同他書記述古人議論事迹其對待如應言下祭

然詩則記古人聲音其對待分析不宜專論事理風雅之體大

率二句為一節惟三頌稍有變體然如常為多要其大都全要

認取韻脚審其用韻便得其節奏如此詩末章園與閑叶鑣與驕叶則上下二句斷然各為一節若將遊於北園以人作主而下車馬分對以大帶說此等分析在他書則可以之說詩決然非是又如四方既平四句平定爭寧二韻而兩兩自相呼應斷然各兩句為一節四句對說為是若以四方為頭王國定時靡爭為對而歸重於王心豈為無見然決非詩人之肯也自韻學久廢盛用兵才老叶音雖朱子未免據此此義寥寥千古絕響矣嗚呼目前近事至易至簡而數百年來遂無知者豈不可惜豈不可笑詩義不明亦復安足怪乎

麟按此等子常與麟私為獨悟而文定先之往為文徵既歎實雅今更一一拈出與天下共見有未周者因類而求可也

駟職三章章四句

太全慶源輔氏曰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敘其事而誇美之也○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駟職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之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

小戎伐收五綦梁榘游環脅驅陰鞠塗續文齒暢毅駕我騏馬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伐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寸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伐收也五五束也綦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榘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

向_下鈞之橫衡於軸下而軸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
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
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駢馬之外轡貫於中而執之
以制駢馬使不得外出本傳曰如駢之有鞞是也旁驅亦以皮
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
驅駢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
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鞞以皮一條前係駢馬之頸後係
陰版之上也蓋續陰版之上有續鞞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
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駢馬之頸不當於衡
故別為二鞞以引車亦謂之鞞本傳曰兩鞞將絕是也文前車
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鞞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大車之鞞一尺有半兵車之鞞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鞞
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騏君子婦人目其大也淫其如玉美之之
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
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一承天子之命率
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入先誇車中之盛如此而
後及其私情益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
也

六帖此章舊叶固非近揚用修所著古音略云細味數四當作
三換韻乃得其讀收轉為一韻驅續馬玉為一韻屋曲為一韻
讀詩至此可解願矣其驅音去續音緒馬如字玉音裕屋曲如
字愚以謂若只如此叶願亦未便可解也此蓋秦人詩當省秦

人語音收轉下韻驅續玉馬一韻不待言矣屋字其音鳥上聲
 曲字去聲今曲逆縣人人知讀如去遇何由得為一韻蓋屋字
 與蔽雖隔句用韻不關本叶而曲則與驅續玉馬為一韻止是
 兩換韻耳若以屋曲作下韻此是南音南音則續玉屋曲并是
 一韻而驅馬難通矣舊叶純用南音而強叶驅馬二字為入聲
 誠然無為用修則一章之中半用北音半用南音以此勝彼其
 與幾何嘗謂古今沿革多所不同惟方俗音韻日用相傳當終
 古不變古人為詩那得韻書如今人對太子呼唔止是用其方
 言稱情而作若了此旨便能宛轉相通並無窒礙何須用叶今
 以南人之音讀北人之文自然齟齬意不能通則不惜是非強
 為之讀動稱古叶不敢致問果爾則古人當另有一種韻書出

於方言諛俗之外而當時婦人女子甲夫牧豎皆能閤誦用以
 作詩豈有此理哉詎以傳說莫之能及如用修者博及羣書自
 立門戶後生所服膺而猶未能浚解此義可為扼腕也又五方
 之音各有所習從來久遠不能相變亦未可相非若細求之則
 古人文字與今人俗語大半相合不論中州齊魯雖荆楚閩越
 莫不皆然止緣後世作韻書者見聞所至局於面牆加以譌字
 雜出六書不講遂疑古今人不相及耳嘗怪嚴君平揚子雲輩
 從輶軒使者求異域方言而近時有欲變八閩之音從中州之
 韻者以古况今一何寥絕豈自蚤歲窺見此義欲著一書就正
 於當代通人後來作者庶幾一洗千古而因於公車之業逡巡
 數載厥圖未遂然自恨黯淺自非更讀數千卷書涉數萬里路

未便可率爾下筆也。聊述其意於此。
 麟按此章規制集傳備矣。音叶六帖精美廣而引之。以証其所。
 未明而又不勝引也。則姑逐句依集傳而約略增釋之。小戎伐
 收舊說曰小戎為主貫下非也。小戎故伐收義相因耳。小戎取
 行不取載故軫用伐。此句車軫之制也。五檠梁軫不梁則無
 以便服馬之進退。軾梁矣。其木易於不堅。故以革量其軾為五
 停而束之。木與革相間是文章。歷錄也。此句鈞衡之制也。然收
 韻既叶軾而軾直一木。從後軾至前軾始曲而上。意稍連軾也。
 兩句當一節。游環脅驅陸聚陶云。服馬四轡亦貫游環之中。然
 兩駮在外。易軼尤為難制。故集傳本注疏獨以駮馬外轡言。有
 皮限隔。服馬亦不得出而脅主服驅主駮以動靜為義。止入意

多也。此句駮駮之制也。陰鞞蓋續。陰訓揜。羅氏曰。軌在軾前。
 蓋車軸端而板三面橫側揜之。鄭氏又曰。揜在軾前似揜軌。
 其名如游環脅驅之例也。然曰陰板之上。則意主板之續。鞞而
 不重。揜軌以力板以地。續連之而蓋飾之一字一義而又四
 字共一義。此句駮馬引車之制也。驅續俱去聲。而事皆駮駮。兩
 句亦一節。文茵暢轂解。易明連。駕我駮馬。又一節也。不必如俗
 說。曰上五句是車。此一句是馬。駮駮文也。則馬之色青黑者溫
 其如。至言其平日平易可親。不主德說。亂我心曲。只連在其板
 屋亦兩句一節。凡詩皆如此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駮駮是中。駮駮是駮。龍角之合。蓋以龍駮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駟黑也。首下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三者，備破毀也。釧環之有舌也。軌，駟內轡也。置釧於軾前，以係軌，故謂之釧軌。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極也。

釋文：軌音納，內也。

孔疏：四牡之馬甚肥大也。馬既肥大而文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騏驎馬，是其中謂為中服也。駟馬，駟馬是其駟，謂為外駟也。其車上牙載攻戰之具，則有龍盾之合，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蔽車也。其駟馬內轡之末，塗金以為釧，軌之於軾前，盾以木為之，而畫龍塗

以釧軌，謂白金飾皮為釧，以納物也。四馬小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也。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駟馬欲入，則偏於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軌者納駟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為釧也。釧按說通云：軌，駟內轡也。不可當陰鞞之鞞，彼是引車之鞞，此是控駟之轡也。甚明然，因是而思前章集傳云：游環，鞞環也。以皮為環，則鞞即指環為一物耳。孔氏乃云以環貫鞞，游在背上，故謂鞞環。嚴氏復云：游環者以環貫駟馬之鞞，游移無定處，不與鞞在環中。鞞亦名鞞乎？此篇籛亦望眼，人利刀斬之，無為纏也。釧環有舌者，往見顧仲恭文，似言以舌為限，則兩轡不混歎其巧絕，而究釧之制，不云以皮，此文具載文徵中，但辭為此。

纂不簡前書多以意臆蓋恐成見為惑亦案頭偶之不腹措意
木致類然又適自笑耳○此章凡四轉韻阜手一也中叶諸仍
反駁叶疏簪反二也合軌如字邑叶於合反三也期之四也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賦也伐駒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
也孔甚羣和也冬矛三隅矛也鑿鏃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
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雅畫雜羽之文於盾上
也虎鞞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鞮交
二弓於鞞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藥也義禮
作鞞緹繩勝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地弓之裏繫

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
序也
孔疏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冬矛以白金為其
鏃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
皮之飾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鞞二弓
於鞞之中以行為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矛銳底曰鏃
乎底曰鏃干大者曰櫓中者曰伐也干櫓伐皆盾之別名膺胸
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
疏義厭厭安也言其安重
大全廬陵李氏曰鞞狀如弓
六帖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

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
序也
孔疏淺薄金甲以被四馬甚調和矣三隅之冬矛以白金為其
鏃矣繪畫雜羽所飾之盾其文章有苑然而美矣其弓則有虎
皮之飾其馬則有金鏤之膺其未用之時備其折壞交鞞二弓
於鞞之中以行為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矛銳底曰鏃
乎底曰鏃干大者曰櫓中者曰伐也干櫓伐皆盾之別名膺胸
也鏤膺謂膺上有鏤明是以金飾帶故知膺是馬帶
疏義厭厭安也言其安重
大全廬陵李氏曰鞞狀如弓
六帖伐中故不畫龍而畫鳥羽也

詩經說

麟按集傳鐸叶朱倫反苑叶音氤子叶姑弘反初疑此章一韻也六帖乃分重鐸苑為二韻而應子臻與音又一韻始知前六句敘罷用處有以三句為一節與上兩章全不同孔疏敘置先已不刊也然則文定所云審其用韻便可得其節奏者豈不益明而余文徵中尚有執之滯三者安得如往時同字常當聚一室為之是正邪且四月天如過余極賞是書以為獨絕不數日逝矣雖將來開首二得句誰告語撫卷於邑亦豈但神傷而已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兼似蘆而細高數尺又謂之兼葭蘆也兼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通解此詩以水大為至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二句出莊子秋水篇謂秋水盛川流之絕者亦通無不注於河也至四句截在水一方與我各一方也道阻且長宛在水中央皆要見不可求意六帖曰宛然便非實見曰中央便不可即也說通溯洄四句是往來語

○兼葭未敗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濱溯洄從之道阻且躋

詩經說 卷八 國風 魏風 兼葭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凄凄猶蒼蒼也。晞乾也。涓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

小渚曰坻

毛傳涓水涓也

孔疏湛露云匪陽不晞言見日則乾此言未晞謂未乾為霜與

彼異故箋云未晞未為霜也釋山云重巖隙是山岸涓是水

岸故云水隙釋水云小洲曰渚小渚曰坻小坻曰坻然則坻是

小坻言小渚者渚坻皆水中之地小大異也

呂記程氏曰凄凄青蒼之間也

疏義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

麟按釋名云渚者臨水如看臨目亦佳語

葦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游從之道阻且右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

渚曰坻

嚴緝白露未已亦言未為霜也

麟按集傳采叶此禮反渙叶以始二音右叶羽軌反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嶽也皮葉白色木白材理

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

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湯之渥漬也其君也哉

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騶之意也。

蘇傳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憚之辭也。

疏義終南之山有條又有梅。君子之服有衣又有裳。皆二者兼備之義。故以為興。

麟按上二說最是。集傳梅叶莫悲反。表叶渠之反。哉叶將黎反。俱二句方下二韻。脚渥丹字非韻也。則六句為三節。而興亦至四句止。下二句另說耳。集傳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是詩解。

而非詩理。亦如定中望景觀卜之例。斷不可從。如通解講意等皆欲以有條有梅與有服有容則語氣至五句止。而末句總

承之。此必詩無音節章句則可。耳子由之後僅見克弁而駟為

芟去。慕述之學又烏可造次也。錦衣狐裘孔疏云諸侯惟在

天子之朝廷。及受天子之賜歸以告廟則服之。而禮書謂是燕

服。即常服耳。禮書似勝也。觀集傳只言諸侯之服可見。爾雅梅

柟蓋木似豫章者。非標有梅之梅。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敝之狀。亞兩已相戾也。

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疏義漢韋賢傳注云亞古弗字故因謂之敝。○不忘只是無窮之意。

通解玉藻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

麟按此亦當以終南之有紀直堂與君子之有衣有裳有帶必在裳而衣既太名散衣猶裳不妨開說也壽考不忘只連佩玉將將說言佩此玉於無窮也○兩已相戾孔安國尚書傳又作兩已相背賈公彥曰取臣民背惡向善是也散象作亞亦為似亞而恭亞且字彙無亞古弗字之文疑古弗字本作亞云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端端其慄彼蒼者天熾我良人如可贖兮八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

出之稱穴墻也惴惴懼貌慄懼熾盡良善贖買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於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墻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贖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疏義彼止于棘此從穆公亦相呼應為興

說通詩作於已殉之後故稱穆公

麟按集傳皆願百其身以易之如言化一身為百之意最是法語鄭箋云謂一身百死猶為之子由云欲以百人贖其一身讀詩記引宋氏云若可以他人贖之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

矣俱版不可從。○六帖此章亦三換韻。棘息特一也。穴慄二也。天人身三也。集傳穴叶戶。橘反。天叶鐵。因反。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六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大全東萊呂氏曰。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呂記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

嗣。而又收其良。以成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

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遺

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為無罪。今觀臨

穴。惴惴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

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

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

戎狄之俗。而無明主。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

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閱三良之不幸。而歎

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父不忌。至於如此。則

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及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駢彼晨風，鬱彼北林。沫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駢，疾飛貌。晨風，鷦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失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駢，彼晨風，則歸於鬱然之北

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

之多乎。此與虞夏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孔疏舍人云：晨風，一名鷦，擊鳥也。郭璞曰：鷦屬。陸璣云：青黃色。

燕鎖句，咏鷦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鵲，食之鬱者，林木積聚之貌。

嚴緝會經云：鷦去來有時。

嚴緝會經云：鷦去來有時。

疏：藥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託，則憂不忘。人不如物，故以

起興。

說通如何如何，疑怪之詞。

麟按：興亦至四句止。未見二句言憂在我如何，二句言忘在被

也。另說：忘我實多，只似言忘之久，不可因實多語人富貴忘貧

賤意，欽為教，故以狀不忘用字之妙也。

山有苞櫟，隰有六駸。沫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駸，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駸。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駸

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孔疏：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璣云：駸馬梓榆也。其樹皮

青白駸，造視似駸馬，故謂之駸馬。

疏義山高隱下則有標與駮夫婦離別則有靡樂之憂心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係也故以為興

麟按苞言叢六言駮各上一字為虛字也靡樂猶今俗言沒快

活之意標集傳叶歷各反駮邦角反然駮字注疏讀詩記詩緝

本俱作駮音剌疏義以下始為駮耳字彙於駮止云馬色不純

於駮乃云獸名如馬鋸牙能食虎豹與毛傳同則詩必初為駮

而後訛為駮既訛為駮雖謂梓榆亦宜也但爾雅駮赤李又不

聞為梓榆長風六駮疑於禽蟲草木中各取奇僻者為句

○山有苞棗隰有樹杞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棗唐棗極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長風三章章六句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襦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

而興師也○秦俗强悍樂於戰鬪故其以平居而相謂曰豈以

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

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

民猶思西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

義後章效此

孔疏玉藻云纁為襦緼為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緼謂今纁

及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襦雜用舊絮名為袍雖著有異

名其制度是一故云袍襦也

疏義我有緼袍而與爾共之者非為爾之無衣也君有仇讐蓋

欲與共報耳。市恩結死，以為君上。此奮不顧身者之所為也。通解相結於無事之時，正欲相成於有事之日。文意自相相應。與師乃未然事，不可專就西戎言。只泛言內難外侮，意為是。同仇是我赴敵，而汝未嘗後至。子死難而我未嘗却走，意思非同禮調人之所謂讐也。

麟按集傳：袍，叶步謀反。魯詩世學蒲謀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賊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疏義作起也。言起而去也。

麟按集傳澤，叶徒洛反。戟，叶訖約反。魯詩世學作，叶子力切。則

各方取爾也。○說文云：澤，袴也。亦作釋，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或曰鄙祖，或曰羞祖。作用六尺，裁覆胸背，言羞鄙於祖而為此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賦也。行，往也。

麟按集傳：兵，叶蒲茫反。行，戶郎反。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

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疆桀果敢之資亦足以墮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此為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匹之也

六帖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本教龜錯有詩合力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業三曰器用利夫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能合其三故世世有勝非幸也○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益一韻一頓首今人簡牘中動稱九頓何取於九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山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本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大全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攷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

孔疏佩玉之制唯天子用純，諸侯以下玉石雜用，故知瓊瑰美石次焉。

嚴緝送舅而有呼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奉，不巳自有念母之意。讀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通解此詩只平平敘其送之地贈之物思之情如此耳。不可作自言其送之遠贈之厚而思之長亦不必謂意猶以為薄也。但就讀詩者見其待舅之意如此則不妨耳。

麟按集傳佩叶蒲眉反。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太我胡姬生重耳小我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後恐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疏義魯文公七年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後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億寢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大全華谷嚴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軍自輿始。杜氏曰：供給億安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簋。盛稻粱，盛黍稷，四

簋，禮食之盛也。

嚴緝謂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不飽又不特無餘矣。

麟按：兩章俱在三句截集傳。簋叶已有反飽叶補苟，反此章亦用于嗟乎不承權輿結者乎，與輿亦自相叶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乙主敬禮，申公白公穆生不嘗酒，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馬穆生退曰：「吾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設，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爾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嚴緝由伐木而觀權輿，周秦氣象判然矣。
六帖張叔翹曰：秦故棄禮義尚首功之國，其始之待賢也，賜厚慕之，非真能悅賢者也。則其終之不繼宜矣。然則權

興之詩其逐客坑儒之漸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